

都在走下坡路，小说这种东西就如同生命本身，情节有时突然中止，有时骤然停止，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，生命结束，便从眼睛逃走，也从嘴巴逃走，故事总是在某个关键时刻结束，把那个孩子弄死了，事情就完了。你再想想爱伦·坡吧，我们的思维迟钝凋谢，我们的记忆常常失真凋谢，我真希望没有思维，没有记忆，但是，我不能做到这一点。我希望自己变成玫瑰和忍冬，它们所有的只是一点点知觉，也许弱小的虫子，蝙蝠，也就是鼻涕虫，同玫瑰和忍冬一样，有一颗空的灵魂，一颗没有得到安置的灵魂。

(事实是否如山值得商榷？)

- “我认为，距离我们遥远的东西是没有生气的，是不存在的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世界的中心就是我们本人的心脏，就是葛底丝的家。距离我们遥远的东西也许根本就不存在，一个秘鲁印第安人吹笛子，一个爱斯基摩人捕捉海豹，一个中国人抽鸦片，你想象得出来吗？一个黑人吹奏萨克斯管，一个摩尔人给蛇施魔法，一个那不勒斯人吃长面条，世界十分狭小，人生短暂。……当然，谁也不敢肯定，出去见世面就是件好事，最为理想的是，一个妙龄少女坐在小板凳上，

面对着暖烘烘的壁炉，弹奏留连。

黑麦年年生，黑麦年年死，然而栎树比人活得长久，没有沉湎于不足挂齿的小事里。”

哈哈

○ 峰说：“活狗胜于死狮子，这是百分之百的真理，活蝴蝶胜于死美女，你如果没有了灵魂，就是整个世界都属于你，那又有什么用呀？”

○ “《圣经》说，孤独是件坏事，但是，我的看法却不一样，孤独使灵魂感到清爽，而相伴却使之肮脏，伴侣常玷污灵魂，魔鬼在孤寂无伴的人心中造孽筑窝。但是，把它吓走驱赶并不困难，寂寞的环境比喧闹的场面更能容下欢愉，平静永远伴随着孤独者。莫非寂寞只在令人讨厌的伴侣面前才存在？当人们惧怕自己、厌恶自己的时候，便逃避孤独。手淫者，寡居者，清原凉，手淫者不可能感到自己受到良心谴责，也不可能独自忍受厌烦，手淫者必须骄傲地要求得到独立的光荣的孤独。马查多说过：一颗孤独的心不称其为心，这是很漂亮的诗句，对了，言简意赅，但是，仅此而已，这并不是实情。现在不能谈论马查多，即安东尼

奥·马查多，但是，可以谈论另一位马查多，秘诀是
背向一切生活。这很难做到，那几乎是无福。
只有两种可能性，要么让孤独自我祝福、自我
寻找，要么让孤独自己惧怕自己，不管我们
如何痛苦，孤独依然存在。第一种情况，
可以说是一种空觉，第二种情况则是一种
代价，独立的代价，诸神可以赠给人的
最珍贵福音就是自身独立，清晨凉风，
我打扰你们了。”

2024.3.14.